

荷月济宁

# 微山湖上

鲁亚光

六至九月，是荷花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季节。热风来袭，湖泽激浪，水草丛生，不期然间雨落银珠，转瞬即逝，百草千花，一洗如新。飞鸟跃鱼，舞蜂乱蝶，纷纷来这仙幻世界问景；红蜻蜓栖息尖尖小荷，更有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”“微雨过，小荷翻”“当轩对尊酒，四面芙蓉开”……

不论横无际涯的辽阔、清波跌宕的雅淳，还是出水的娇柔，浣纱的惊艳，夺目的绚烂，含羞的回眸，非君子之睐不能解其妙奥，非墨客文人不懈所能而盛赞之。

原始人类采集野果，遇见荷的果实莲子与藕，可食可药，清甜甘冽。迎夏看荷，又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“青翠连霄汉，灼红透远郭”“十里锦香看不断，西风明月棹歌还”……

盛夏，一桨荡开大湖神秘的风衣，一篙挑开荷花撩人的面纱。清香潺潺，杂草弄影。远也荷花，近也荷花，那花的海挡不住小船进深，渐入佳境，左摘右采，渔歌飘扬。

酷暑难耐，却是水族们赖以张扬的舞台。红衣翠袖，碧波金鳞，苇密蒲盛，生机勃勃。“放舟芙蓉丛里，一望无际，艇艇者如夷光出浣，丽

华晓妆，嫣然有态；偃偃者如新妇得配，倦而忘起。而风吹英落，又如嫦娥脱逸，上结太虚之气，下临元冥之宫……”如此盛况，尽得清人郝质纤之妙笔而生花。

荷之韵，绝不逊于梅、兰、竹、菊。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是祥瑞圣洁，是财富平安。“波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“素腕举，红袖长”，朗朗情意，悟化在灵魂中。

花色红似火，粉如霞，白若雪，被宽大翠绿的荷叶衬着，娇艳清新，万里碧透。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”“绿荷舒卷凉风晓，红萼开紫紫葺重”“若耶溪旁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”。

沉沉浮浮，停停行行。叶是舟，托举生命的花朵。看日月嬗变，风雨剥蚀，天地万籁，身处花花叶叶间。一片叶，一支荷，一叶舟，一阵风，一场雨，一团雾，一派空灵。

夏的末梢是攀援而来的金秋，“一霎荷塘过雨，明朝便是秋声”“秋已无多，早是败荷衰柳”“无人解爱萧条境，更绕衰丛一匝看”，一塘残荷，半蓬枯叶，藕断丝连，是悲壮，是孤傲，是牵挂……

其实都不是。淘尽了季节的喧嚣，淘不尽生命的无悔与向往。“一夜绿荷霜剪破，赚他秋雨不成珠”，正是新奇的意韵，深情几多？

“远忆荷花浦，谁吟杜若洲？良宵恐无梦，有梦即俱游”，风月情怀，江湖度量，天伦乐事，正是人生真谛。“自是荷花开较晚，孤负东风”，灼灼瑞荷，亭亭出水，凋零去，也是一帘幽梦。

弄韵十里青山远，绿杨堤畔闹荷花。走进夏天，只管喜遇骄阳，听雨闻疾雨、惊风、明荷、阔叶，杂草、扁舟、渔歌子。



今年莲子开摘，去尝别具风味的荷花宴。

车到已是黄昏，只见山庄依水，碧叶连天，数口荷塘，池边柳条低垂，塘中荷花千姿百态，煞是迷人。那摇晃的荷叶，把心都吊了起来，生怕珍珠被摇出玉盘。不是我怜香惜玉，而是那美实在难得。

兴致正浓时，朋友叫我们入宴了。不消片刻，荷塘边摆出一桌农家菜，晚风里淡淡的荷香，已经是最好的开胃菜了。荷花宴配有农家时鲜蔬菜、苔尖和香喷喷的老腊肉。

先上的是一款“荷香八宝鸡”，以土鸡腹内塞入莲子、火腿、豌豆、香菇、莲藕、肉丁、虾仁、嫩姜等，荷叶包裹清蒸而成。拆了荷叶，即刻袅袅荷香。接着是一道“脆皮荷叶”，以嫩荷叶粘匀面粉后油炸而成，乍看像春卷，夹起一只放入口中，清香直扑喉间，外酥内香，可口至极。

紧接着，荷花鱼上桌了，借用冷锅鱼之法，有着“麻、辣、烫”的风味，鱼肉鲜嫩圆润，荷花的清甜附于其上，还有百合莲子羹、炖鲜藕、荷花豆花、荷叶粉蒸肉、荷花酥。压轴的是荷叶蒸饭，既清香又祛火，糯滑香溢齿颊。

接着是一碗荷叶蛋汤，黄的蛋花，粉的花瓣漂浮在乳白之上，浅饮一口，爽滑清甜直入心底。更叫绝的是“咸香藕酥”，鲜藕是刚采的，外松里嫩，清香扑鼻。嫩黄的外皮上，显出藕节的丝纹，有着“藕断丝连”的创意。

这样的大餐，谁想辜负？装出些怜香惜玉的样子，又悔了贪图美味而忘了减肥。好在是有补救的，吃过荷花宴，端上凳子坐在荷塘边坐下，泡一杯荷叶莲子茶，是最好的减肥饮料。

斜阳下，赏荷品茗别有一番情致，奈何夜渐渐深了，准备打道回府。主人又端出一碗碗“莲子糯米羹”，白糯的粥中浮着粒粒莲子，羹里还有糯米、藕粉、砂糖、青果等，莲香甜糯回味无穷。

美妙的假日，与荷花在山庄邂逅，演绎了视觉味觉之恋，妙不可言。

## 芬芳已满怀

福建泉州 林建致



曾经看过的好多次展览中，都遇见荷花美图。一朵朵、一簇簇，越发清纯、清新和甜美。拿手机拍下种种的美丽，闲暇细看，慢慢地浏览一花一叶。邂逅一幅幅娇媚的图画，耳边响起一曲曲天籁之音，无数流连忘返的涟漪，绵绵不绝荡开而去。

因为在乎，所以难舍难分；因为喜欢，所以刻骨铭心。翻阅荷的故事，品评古来诗篇，编织了多彩的花网，滤掉繁杂与浮躁，流下一地阳光，落下一片片晴朗。

一团团花红叶茂，一枝枝天地造化，似火的热情，在吉祥与纯净里，清静夏日的酷暑，升华无数次的感动。

花期渐渐地踏进六月的缤纷里，托缕缕清风，点点祝福如约而来。爱上荷花的心，把枯燥的节奏变得滋润，无限光华湮灭粗浅、平淡和陌生，一起熔尽歪歪扭扭的矜持，真心洞见芬芳满怀。

我的头上，“瞧，当帽子，俏得很。”

再去秧田的时候，周奶奶总要喊我去她家，还给我各种各样的零食，有皮薄瓤红的西瓜，有酸甜沙糯的番茄，也有饱满水灵的黄瓜。每每回去，她如往常一样，给我掐一朵荷花，戴一片荷叶。我顶着荷叶，抱着荷花，穿过一条条蜿蜒的田埂，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

若干年后，我辗转多地，即便去看西湖的接天莲叶，即便去看扬州的满池粉红，我心里记挂的，依然是故乡那逼仄狭窄的荷塘，依然是亭亭而立的荷花与淡淡的清香。人世浮沉中也才恍然明白，让我念念不忘的，更是那素朴、醇厚的人情。

身在异乡，蓦然回首时，每一件能占据记忆存盘的小事，都有着别样的意义，那些往昔慷慨地滋养我的精神家园。

又到夏天，心里思念的一角，定然有那久违的故乡的荷花……

## 借得荷花一脉香

云箫



炎炎酷暑，去微山湖消暑最好。觅一叶小舟，搭了凉棚，四面八方的风不请自来，携了香气游走，丝丝的凉，有着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。

听船家说，很久以前，微山湖并不是湖，而是绵延起伏几十里的大山，因山上有微子墓，才叫微山。

相传有户人家祖孙二人，靠农田为生。豆子将熟时节，孙子去看长势，遇一白胡子老头在豆地里放羊，就问为什么这样糟蹋粮食。老头说，反正这豆子你也收不成了，十天以内，大山崩塌，这里会变成一片汪洋。说罢，化作一阵清风，羊群也无影无踪了。

## 果冻一样的粥

新疆伊犁 刘丽桃

暑热中一点食欲都没有，能喝上一碗清爽开胃的荷叶粥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见有公园的人在清理荷塘，前去要了两片荷叶，拿回去熬荷叶粥。

鲜荷叶洗净切碎，水煎取汁，去渣，放米煮粥，煮好再加白糖少许，一锅清香的荷叶粥做好了。荷叶的碧绿清香，白色米粒透出碧绿的汁，果冻一样。可作解暑饮料，清热去火，消暑利湿，还可降血压、血脂，常食减肥美颜，是夏季不错的选择。

小时候家门口有一大片荷塘，每到夏季荷花竞相开放，那幽幽的清香沁人心脾。母亲常去摘上几片荷叶，用清水洗净，放进锅里慢慢

煮出汁来熬粥。我边看母亲煮粥，边往炉膛里添柴。粥的清香在堂屋里弥漫，红红的炉火映在母亲的脸上，是那样柔和明亮。

晚风习习的夏夜，天井里一张圆桌，摆上荷叶粥，一小碟糖蒜，一盘炒藕片，全家围坐，听着荷田朗朗蛙声，闻着荷的清香，唠着家常，喝着清香弥漫的荷叶粥。那亲情融融的惬意时光，令人怀念。

直到我长大，去外地求学，乃至工作、成家以后，很少喝上母亲煮的荷叶粥了。但还常常梦见那片大荷塘，梦见那清凉爽口的荷叶粥。那是最好喝的粥，是妈妈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

我站在塘埂上，风从远处空旷的田畈吹来，掠过水面，拂过脸颊，伴着荷花荷叶的清芬。周奶奶给了我一朵半开的荷花，又折了一片荷叶，反扣在

## 周奶奶家的荷塘

上海虹口 卜昌梅

慢慢走过来，跟舅舅打声招呼，便拉着我回家。

周奶奶年近七十，头发芦花似的白，身着蓝布褂子、麻灰裤子，干净利落。我跟着她身后，走过塘埂，就到了家门口。她从屋里搬出小板凳，放在枫杨树下，又折返回去，拿了一大块绿皮条纹的菜瓜给我，“来，解解渴，瞧把你热的。”

口干舌燥，我再也顾不得矜持，囫圇地啃起来。菜瓜脆甜爽口，枫杨树的叶子唰唰地响着，树下的草从里虫鸣唧唧。我吃完瓜，一边跟周奶奶

聊天，一边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。

日头升得更高了，明晃晃刺人的眼。舅舅干完活，隔着荷塘喊我回去。周奶奶站起来，“走，俺们一起，刚才瞧你老看荷花，我掐朵给你。”她径直走到塘埂边，微欠着身子，伸手去够紧挨着塘沿的荷花。



圣源湖里有一处叫做“荷塘月色”的景致，碧如翡翠的池水里，种着许多荷花。春夏之际，绿叶密仄，红莲错落，扑鼻的幽香令人忘情。我最喜欢的，却是它在寒冬的模样。

满池的枯荷，高擎着黑色的梗，屹立水中，已褪去了妖艳妩媚，只留下风雨中的倔强、孤傲、凄美。那巍然，冷凝若冰，刚强如松，已不屑粉面绿裙博取的虚荣。赏与不赏，懂与不懂，都已不再重要。它看透了生命，也看透了自己。

第一次走过冬末春初的荷塘，第一次遇见孤寂的枯荷时，我听见了那番对话：

“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不叫人来拔去。”

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这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，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

“果然好句，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。”

这是大观园里一个男孩与女孩的对话。男孩生性体贴多情，女孩敏感细腻，满腹才情。男孩儿总能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设身处地为女孩着想。女孩将他看作人生知己，写就了凄美婉转、动人肺腑的《秋窗风雨夕》。那美不止在文字，更在情感中，如枯荷一般，在风雨中独存自己的气节。

常去湖边看荷，见了夏荷的繁华，枯荷的萧索，反倒是冬天，更让我记得那风骨。

## 一叶木舟梦中行

刘敬胜

湖是微山湖，花是荷花，当荷花遇了微山湖，让人见识了，柔弱也可以波澜壮阔。

在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红色码头下车，改乘一叶木舟。我和妻子儿女，加上船夫五人，沿新薛河顺流南下。船夫四十多岁，戴一顶玉米秸编的草帽，肤色黝黑，熟练地摇着光滑的橹。

微山湖多的是荷花。沟汊、河湖甚至房前屋后的小池塘，随便看上一眼，都有荷的情影。远远望见浓浓的高高的绿，红影点缀其间，无边无际，像海。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船儿踏进花的海洋。儿子和女儿赶紧脱掉遮阳帽，一人摘下一片荷叶戴上，圆圆的小脸，就沾了荷的洁净，生出透心的清凉。

记起释戒痕《藕与田螺》里的一段话：脆弱的莲藕，即使在浑浊的池塘水中，依然可以保持内心的洁净，被侵蚀的只是薄薄的一层外皮。释戒痕是写藕的洁身自好，与周敦颐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说花、说梗、说叶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让人不由地生出仰慕。

那荷花，怒放的嫩蕊摇曳，含苞的娇羞欲语，像羞涩的小姑娘看生人似的。荷叶如盖，或散在水面，或高高地挺起。船儿颤颤悠悠，人人恍惚沉醉在远古的梦中。已然忘了时辰，只剩下荷韵满船，荷香满身。



小时候，常在周末或节假日去舅舅家。一大早，舅舅去田里干活，我也跟了去。吸引我的，是与舅舅家秧田一堤之隔的池塘，约有三分大，每到夏天，圆圆的荷叶挤挤挨挨的，菱角叶也凑热闹，铺了一整个池子。

荷叶中有花骨朵探出头来，点点粉白格外地惹眼。约莫几天的工夫，像是有人拿了朱红的笔，往花骨朵上轻轻一点，池塘里就幻出一幅惊人的荷花画卷。

我在田埂上或站或坐，痴痴地，望着一塘丰美浩荡。日头渐渐地升高了，舅舅依然埋头干活，且离我很远，只得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手里的狗尾巴草。这时，荷塘主家周奶奶的声音远远地送了过来：“哎，梅子来俺家凉快一会儿。”

因为常去，周奶奶早就知道我的名字。舅舅也听到喊声，直起身子，和周奶奶寒暄两句。我不知该不该去，兀自杵在原地。周奶奶从塘埂那边

慢慢走过来，跟舅舅打声招呼，便拉着我回家。

周奶奶年近七十，头发芦花似的白，身着蓝布褂子、麻灰裤子，干净利落。我跟着她身后，走过塘埂，就到了家门口。她从屋里搬出小板凳，放在枫杨树下，又折返回去，拿了一大块绿皮条纹的菜瓜给我，“来，解解渴，瞧把你热的。”

口干舌燥，我再也顾不得矜持，囫圇地啃起来。菜瓜脆甜爽口，枫杨树的叶子唰唰地响着，树下的草从里虫鸣唧唧。我吃完瓜，一边跟周奶奶

## 繁华背后是风骨

尤芬

■本版摄影 安徽巢湖 汤青

